

秋
花
集

朱渭深著

孫
頌
堂

秋花集

朱渭深著

流星第五叢書

上海天馬書店印行 *

中宣委會發給審字第二三四號審查證

秋 花 集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

版權所有

以
章

六
三

翻印必究

著 者 朱 渭 深

裝 幀 者 陳 之 佛

發 行 者 韓 振 業

北江西路三六八號

印 刷 者 天 馬 書 店

總發行所 上海 北江西路三八六號 天馬書店
分發行所 各省特約所 各大書店

秋花集目次

孫偃工先生序	一
王韞芳女士序	七
自序	二

第一輯

花底坟墓……………二七

假如我死了……………二一

在歌舞會裏——一個輕夢……………二五

夜鐘……………一九

我迎着晨風……………三三

別了上海……………二六

暴雨狂風之夜……………四一

第二輯

倏忽的光痕……………四七

黑暗……………四八

水泡	四九
一葉	五一
向晚	五二
轉瞬	五三
生機	五四
山花	五五
待月	五七
惘然	六五
燈下素描	六七

第三輯

秋 花 集

四

祭禮		七
我的父親		八
傷痕		九
對鏡（附錄）		一〇

孫偃工先生序

朱渭深先生從長興付了他著的秋花集來說是要出版，要我在前面寫幾句作爲序文。我與渭深先生還是未見過面的朋友，他底爲人雅樸好學，富於文藝趣味，只在於給我作介紹的石再恩君底函中得知其端，並未當面領略過。但是細讀秋花集，始知再恩君所言真不錯。「言者心之聲」，我已於秋花集彷彿得渭深先生其人底真面貌了。

秋花集分爲三輯。文體大概是抒情小品，其中雖有一二篇幅稍長的對話式的小說一樣的文章，然其中仍含有多量的感情的份

子，仍不失爲抒情的格調，故這集子雖分爲三輯，然其文體却是統一的，純淨的。

因爲是抒情小品，所以「情」之一字，是這集子的唯一的生命。雖則普通的文學底生命均是爲「情」所支配的。然而在這集子裏表現得更爲顯著，令人讀了，幾如沈入於綿密的情的網中。渭深先生底文藝趣味底濃厚，我們很可以於其中想像得出了。不但他底文藝趣味怎樣，而且他底爲人怎樣，也可以於其中想像得出幾分了。

渭深先生底性格，他自己在文中也時常表白過：是孤傲，是憂鬱，的確，這種詩人底本性，我們於開卷第一篇花底墳墓起，每篇都可以找得出這種性格底表現。他見了春天，便顧慮着歲月。

消亡；欣賞着鮮花，便恐懼着亂紅狼藉；對明媚的霞光，又憂慮其不可接不可留；博光榮的讚美，又以為是殘忍是冷酷；他能從光明中看出黑暗，他能從甜蜜中覺着悲酸，他能從歡笑喧騰中感着寂寞，他能從一個水泡底破碎領略到人生底運命，他能從一片樹葉底飄落聯想到虛空的悲哀……一切，在他底眼中心中，都染上了一層灰暗的，陰森的，沈鬱的，悲哀的色調，這色調，顯出一幅感傷詩人底顏面，同時也就成了這集子底不朽的生命。

也許有人要說吧。這種色調，在現代的詩文中表現出來，似非所宜，尤其是青年詩人不應有此。因為過於悲觀消極，致消磨了人生底創造與奮鬥，這話雖然也還好聽，但是這種功利的藝術觀，哪能夠範圍藝術底全體呢？我們豈不知灰暗，陰森，沉鬱，

悲哀，常隱藏在光明，歡樂的後面麼？我覺着渭深先生這種藝術觀，這種人生觀，深合有敏銳的感覺的詩人底條件，因為人生底正反兩面，都在此種敏銳的感覺中表現無遺了。

雖然，渭深先生對於人生也並非是完全傾向於悲觀與消極一面的，我們試讀他底我迎着晨風一首，於其中能深深地感到生命底活躍與偉大。如云：

「人間底叫囂，擾攘與糾紛是平息了。在此間已無有猜疑嫉妬與嘲諷；無有悵惘，悲哀與憤恨；更無有忸怩，佻傚與畏葸。——這烏黑不調諧的一切，業已浮雲似地消散，河沙似地沉澱了。」

又云：

「我漸次接受到生之消息，生命不是沾戀是搏取，不是回顧是奮進。列在生之原的前面的，不是競走的錦標；生命偉大的企圖與使命，是荒土的開闢與樂園底建設……」

在這種的精神，這種的信仰之上的悲觀與消極，是孟詩人底苦心，正無害於人生底創造與奮鬥！故我讀了這集子，而深有感動於中，且更佩服渭深先生能把人生底正反兩面表出，真是善於表現人生真諦的詩人哩！質之讀者以爲何如？

二十二年雙十節在南京。

附記：接得孫先生的序，令我感愧交并。我尤其感謝的，不僅在他於我的作品多量的愛護，而是他那種純正的立場所發表的對於藝術的見地。不過這書在後我又刪却數稿，

在我雖是爲了不滿意，對孫先生却不勝抱歉的！

渭深附記。

王韞芳女士序

渭深要我給他寫秋花集的序文，接着這榮幸，却令我有等量的羞愧。學識淺陋的我，怎能作這書與讀者間的介紹呢，寫序不需要負擔這重大的任務嗎？

我說，渭深這書的最好批評，就可拿他的書名來做象徵。他的文章確如冷豔的秋花一般，清逸美麗，而沒有庸脂俗粉的習氣。

韞有詩的天才，在讀過他早年出版的期待來的人，誰都說他精細的技術，敏感高超的詩意中，顯示着他才情的優秀。如今在

這散文中，也依然給我們見他用同樣的手法，所織成另一種又和諧又美麗又深刻的詩錦。

他以爲這些文章沒有經過鍛鍊，不甚愜意。實則他本有精練的手腕，所以決不失完美的境界。我知道他以前的是太修飾了，這裏自由地寫沒有修飾的痕跡；同時在縱然平淡的片斷裏，也依然美，依然時時發現奇警的章句，烟燦出不能掩蓋的天才的光芒。

他的作品有時頗有感傷的成份，可是，都是美麗的詩的，而非常人所有的，是他的不凡處。有時也有憤慨。自然時勢爲他所不滿，他表現於文字是當然的了。

涓深曾說：「對於人生感着缺陷，發生希圖彌補的心理。這

在藝術家感受了而抒發的，無論是對於舊的破壞，抑是新的建設在這等情緒下期望，懺悔，詛呢……的產生，便成了藝術的源泉。」（見文藝的起源）又說：「對於人生永遠在追償那些缺陷，不斷地要求生命更有意義的表現，光明的獲得，於是在他的期待和追求的中間，有藝術性的悲喜了。」（見藝術與人生）這同義異說的文字，恰好狀述他詩人的自己。他求美，求永恆，求更超於美和永恆的神明。這偉大的生命力潛在他一切作品的背後成了他們的產生酵素，期待和這文集是一貫的。

他的自我批判觀念很強，（在這書也有對鏡一文）他能有條不紊地批評自己的作品，也能銳利地批評他人的作品。他督責自己太嚴，所以任令別人對他恭維，他不會自滿（在另一方面他同

時自信力是很堅強的)。這文集是他從六十餘篇中選取的，我覺得每篇都有深處的寶藏，願讀者去發掘他吧！

他的別種作品，除許多未集的詩歌而外，還有研究中國文學的中國文學雜論，藝術論文爲了藝術，散文綠色的夢及隨筆雜感等。然而現在只見他刊了這一點，我們是不禁悵然的。我知道，他好如神龍志在雲霄，在這書裏，只小試飛翔，怎能概見他偉大的生命呢？

韞芳，一一，二四，一九三三，序於吳興。